

解密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之根

——序司马无极《一河流沙》 □张平

种固有的文化基因和生存法则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,这种固有的传统也必须逐步变革和更新,但这种变革一定要是合乎传统的,这种更新也一定要是顺水到渠成的。如果是悖逆传统的急功近利、揠苗助长的无序更新、丧失人性的暴虐拔伐,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。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古老土地上,毫无任何准备和戒心的北穆家、南穆家村民,在上世纪之初突然迎来了一系列社会动荡和民族灾难。清廷溃败、列强辱国、军阀混战、日寇侵华,在这一系列血色背景下,过去世代为仇、相互之间不断演绎血腥的报复和仇杀的两个村落,在日本人的铁蹄之下重新聚拢在一起,宗族文化内涵的演变成就了“打虎亲兄弟,上阵父子兵”的慷慨悲壮和视死如归。在外寇面前,大家毫不犹豫地摒弃前嫌,一笑泯恩仇,化干戈为玉帛,重归于好。这不是大势所趋,更不是临危权变,而是数千年延续不灭的文化之根。

落后、保守、腐朽、陈旧,是这个古老国家和社会披露给世界的最大伤痕。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,奋起抵抗的中国农民除了大刀长矛和农具之外,剩下的就是血肉之躯。疯子腊八在自己的女人和亲人被糟蹋残害的愤恨中,只身潜入鬼子炮楼,最终以与日本兵小队队长青野几乎同归于尽的方式,在两眼被汉奸插入利刃后徒手干掉青野,令人无比震撼和惊悚。

惨烈战争和民族灾难所带来的社会暴戾,让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强烈地期盼着平安稳定和将养生息。即使是在最贫瘠的土地上,即使是最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条件,只要能给中国农民稍赖以生存的处境,他们就能以最快的速度、最顽强的生产能力,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生长出最好的收成和果实。这其实就是中国文化能几千年延续至今的原因和密码,也是中国农民用泪水汗水和血肉之躯铸成的文化土壤与根基。

从这部作品中,我们看到了一个千年不变的循环和死结。从疯子腊八和围绕在疯子腊八周围的父老乡亲、男男女女身上,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农民对家族和土地如同生命般的依赖和企望。妻妾生子、苟延残喘,包括男性之间无规则的生存秩序和对女人赤裸裸的依恋,以及对生活的认知、对生命的挣扎、对命运的忍耐、对希冀的祈盼,这一切的一切,都与脚下这块土地生死相依,终生难以分割。门庭的冲突、家族的争斗、军阀的劫掠、侵略者的占领,也让他们与这块土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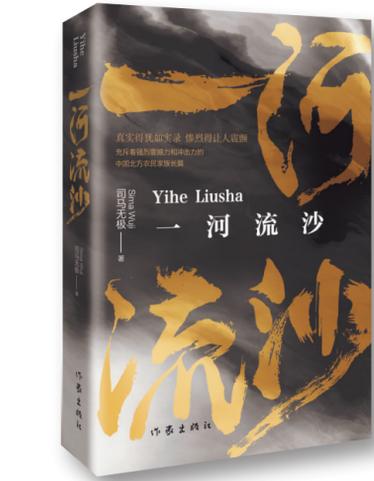
有着不可、不能、也永远不会割裂的依存关系,“打土豪分田地”也由此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永久的命运和主题。《一河流沙》正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视角和表现方式,深刻而又犀利地揭示了这一主题,也就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、与文人的关系、与制度的关系、与当政者的关系。“打土豪分田地”是数千年改朝换代的基本动力,而依靠“打土豪分田地”得到天下后,如何巩固政权、发展社会,则是新生政权的重大课题。休养生息、发展经济,对百年身来处社会动荡战乱之下的、百孔千疮的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而言,是那么的必要和重要。凭着农民对土地的这种急切的情感,只要路子对了,也许只需要十年、二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,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就会生发出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巨变。这也是埋藏在这部作品主题背后更为厚重的令人深思的深邃主题。

腊八不会说假话,直来直去,行事鲁莽,总爱打抱不平,村里人才把他叫做“疯子”。但也正是疯子腊八这种敢爱敢恨的个性,使得他在人们眼里一直是一个惩恶扬善、敢于主持公道的硬汉。在战乱动荡的年代,在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中,他的这种性情和作为,常常会使他十分容易地被当成一个不合时宜的另类和“疯子”。当所有人都变得正常的时候,腊八这样的“疯子”就会还原成一个正常的人,而当所有人都渐渐把他当作“疯子”的时候,腊八就只能真正发疯了。这真正是一个人的悲剧,也是亿万农民在那个时代的悲剧。当一个时代畸形发展、充满戾气时,像腊八这样的“疯子”就只能一个个被铲除和消亡,因为在一个只是把人作为工具、作为臣仆、作为亡国奴的社会时期,紧逼而来的只有灾难和悲剧。悲剧中的人物不仅仅是腊八,还有那些一代代勤劳善良却又不得不生活在被扭曲、被阉割的环境之中,只能说假话、各顾各、目光短浅、屈服跪拜的南北穆家的村民。

腊八和他的村民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,但他们身上刻满了时代的印记。我们今天回头翻看这个时代,翻看腊八和这些村民,翻看作品中一个个活生生的肉身和灵魂,会有到更多的感悟和深省。

为有这样一部经典作品的诞生深感欣慰和振奋。谨以这些文字向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和敬意。

(摘自《一河流沙》,司马无极著,作家出版社,2022年12月)



看完《一河流沙》,心绪久久无法平静。这是一部真实而惨烈书写中国北方农民家族史的优秀长篇小说,犹如实录。两个家族,剧烈的社会变迁,几近白描,刀刀见血,将一幅幅浓烈的画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在眼前。

不加修饰的语言是如此刚硬,以致竟显得有些“龌龊”;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添加任何掩饰和遮蔽,甚至让人觉得竟是这般“荒诞”,然而也正是这种卸掉所有伪装的赤裸裸的特色,让这部作品充斥着强烈的震撼力和冲击力。

疯子腊八是这部作品倾力打造出来的一个特色人物,也是小说塑造最成功的一个文学典型。在他身上集中了中国北方社会底层农民所有的性格特征:正直、淳朴、善良、勤劳、节俭、热情、忍辱负重、任劳任怨、坚忍不拔、宁死不屈……反过来,由于几千年固有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熏陶,他和他周围的人们也变得有些封闭、保守、固执、狭隘、懦弱、麻木、难抱团、各顾各、认死理儿、一盘散沙、各自为战……这些性格特征既是优点也是缺点,而缺点也有可能衍变成优点,相互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。一旦碰到重大灾害和苦难,所有这些个性特征瞬间都会成为抵御灾难的不破石墙和万里长城,都会成长成为一种永远不可征服的民族精神。

古老的社会、古老的村庄、古老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之中的底层农民,在20世纪以来种种汹涌而来的社会思潮、社会动荡、社会剧变的卷裹之下,真正成了“覆巢之下无完卵”。古老中国数千年的传统社会,之所以能生生不息,是因为在无形之中延续着一

文字斑驳地记录着老时光。

来自北方的桑皮麻头纸,再生环保。我还记得童年,植物的纤维,每次被平筛托起,即成一张纸。纸,有厚、有薄、有舒散、有凝聚。手工的纸,粗放里蕴含细腻,细腻里潜藏豁达,和风丽日中晾干,融入了阳光的色调,乡人叫:黄草纸。

冬天的黄草纸糊在窗户上,整个村庄都很怀旧,镰刀似的月亮挑在树梢,猜不透。窗外雪地上的一长串狐狸脚印,风摆柳,或者水袖,或者嘴角,骨节间飘逸着秋水、浓艳般的气息。

伴随着日子成长,后来又学了戏剧,可惜没有当过舞台上的主角。

庆幸的是,更多的日子里是站在台子下看戏。风云变幻的历史,折射却是社会的风情变迁,人生前无论怎样显赫辉煌,尘埃落定后都将成为过眼云烟。

“饿肚皮包容古今,生做骨支撑天地。”

正值好年华,那时候,有村就有庙,有庙就有台子,有台子上就有戏唱,有戏就唱才子佳人。舞台上的人生命运错综纷纭,连小脚老太都坐着小椅子,拿着茶壶,在场上激动呢。我看台子上,也看台子下,台子下就像插了一扁担的马蜂窝,戏没有开场时,人与人相偎真是出尽了风头。台子上,一把杨柳腰,纤纤身段款款而行,出场的演员一代一代,永远倾诉不完人间的一腔幽怨。

人这一辈子真是做了几件事,一件事都做不到头,哪里又有头呀!我实在不想轻易忘记从前,它们看似不存在了,等回忆起来的时候却像拉开了的舞台幕布,我好像进入了一段历史,一段民间演绎的历史,长时间地徜徉在里面。

尘世形形色色的诱惑真多,好在尘世里没有多少东西总是吸引我,唯有唱戏的人和看戏的人。沉入其间时,我没有感觉到缺失了什么,这些都是缘分,值得感恩。

乡下浮游的尘土罩着山里的生灵。春天,河开的日子里,觉得春风并不都是诗情画意,亦有风势渐紧的日子,活着的和曾经活着的,横晃着影子走进我的文字。岁月滴滴答答的水声,消歇了一代又一代人,那些走老了的倦怠的脚步,推着山水蠕蠕而动。那些风口前的树,那些树下聊家常的人,说过去就过去了,人是要知道节气,是不是?记忆如果会流泪,该是怎样的绵长!

记忆如果会流泪,该是怎样的绵长!记忆如果会流泪,该是怎样的绵长!记忆如果会流泪,该是怎样的绵长!

黄草纸 水蛇腰

□葛水平

船借箭”“游龙戏凤”“钟馗嫁妹”,八步床脸上更是挂着一座舞台,人人都是描了金的彩面妆,秀气的眉与眼,水蛇腰,风摆柳,或者水袖,或者嘴角,骨节间飘逸着秋水、浓艳般的气息。

伴随着日子成长,后来又学了戏剧,可惜没有当过舞台上的主角。

庆幸的是,更多的日子里是站在台子下看戏。风云变幻的历史,折射却是社会的风情变迁,人生前无论怎样显赫辉煌,尘埃落定后都将成为过眼云烟。

“饿肚皮包容古今,生做骨支撑天地。”

正值好年华,那时候,有村就有庙,有庙就有台子,有台子上就有戏唱,有戏就唱才子佳人。舞台上的人生命运错综纷纭,连小脚老太都坐着小椅子,拿着茶壶,在场上激动呢。我看台子上,也看台子下,台子下就像插了一扁担的马蜂窝,戏没有开场时,人与人相偎真是出尽了风头。台子上,一把杨柳腰,纤纤身段款款而行,出场的演员一代一代,永远倾诉不完人间的一腔幽怨。

人这一辈子真是做了几件事,一件事都做不到头,哪里又有头呀!我实在不想轻易忘记从前,它们看似不存在了,等回忆起来的时候却像拉开了的舞台幕布,我好像进入了一段历史,一段民间演绎的历史,长时间地徜徉在里面。

尘世形形色色的诱惑真多,好在尘世里没有多少东西总是吸引我,唯有唱戏的人和看戏的人。沉入其间时,我没有感觉到缺失了什么,这些都是缘分,值得感恩。

乡下浮游的尘土罩着山里的生灵。春天,河开的日子里,觉得春风并不都是诗情画意,亦有风势渐紧的日子,活着的和曾经活着的,横晃着影子走进我的文字。岁月滴滴答答的水声,消歇了一代又一代人,那些走老了的倦怠的脚步,推着山水蠕蠕而动。那些风口前的树,那些树下聊家常的人,说过去就过去了,人是要知道节气,是不是?记忆如果会流泪,该是怎样的绵长!

记忆如果会流泪,该是怎样的绵长!记忆如果会流泪,该是怎样的绵长!记忆如果会流泪,该是怎样的绵长!



后无数的山河岁月,心目所及,我的乡民,只要还想起他们明澈的眼睛,不久就会是丰收的秋天了。

对于乡下人,收获的秋天就是一场戏剧“秋报”的开始。台上台下生动的脸,无疑让我有了想要绘画的感觉。岁月如发黄的黑白片,想画时感觉并不沉重,它是清清淡淡、丝丝缕缕地由心底升起,像一声轻轻的叹息,虽然单色调,却更像是彩色作品的底子,或者说逝去日子的旁白。那些清新的、人间柴烟味道的生活,让我再一次回到尚不算遥远的青春时代,回到那些已经在记忆中经过无数次过滤留存下来的明月当空的日子,那些日子里有我们共同的卑微。是的,一种挥之不去的惆怅,我总得抓住光阴做点儿什么,以便对自己的生命做一个交代。

时间的距离使追忆成为对现实感受的提炼,只想对他们深切地关注。他们都是我曾经认识的熟人熟事,人文入画都不如人心来得疼痛。在画案前、在书桌前,我们在一起坐着,天就黑了。

写作和画画都是怀恋从前,都是玩儿的生活。人生是一条没有目的的长路,一个人停留在一件事上,事与人成了彼此的目的,互相以依恋的方式存在着,既神妙莫测,又难以抗拒,其使命就是介入你、改变你、重塑你,将不可理解的事情变成天经地义,如此就有了自己的成长历程。

成长,其实也是寻找自我,不断靠近或远离自己的过程。

现在我手上握着一支毛笔,尽管我只是一个初学者,很难控制我对好的绘画的向往,很害怕自己喜欢上了别人的东西,很怕被人影响,但喜欢的同时又觉得,别人那么画是挺好,我喜欢,但是我心里的东西。技艺难以操控我的心力,或者说心力难以操控我的技艺,唯一的想到我经历过的生活,就感觉到自己不那么贫乏了,甚至可以说是难过。有些时候难过也是一种幸福。

因为我活不回从前了,可从还活在我的心里。

文人学画,其实是走一条捷径。即便是诚心画,许多难度大的地方也永远过不了关,简单的地方又容易流于油滑,所以画来画去,依旧是文学的声名,始终不能臻于画中妙境。我始终不敢丢掉我的写作,画为余事。

想起张守仁写汪曾祺,题目叫“最后一位文人作家”,说汪曾祺的文好、字好、诗好,兼擅丹青,被人称为当代最后一位文人作家,这是因为天资聪颖的他从小就受了书香门第的熏陶。汪曾祺之后,谁还是最后一位文人作家?我自认“文人画”,有些时候也会脸红。其实我只是觉得,还有那么多从前的牵挂,在精力的游移不定中,文学和画都是我埋设在廉价快乐下面的陷阱。我为之寻找到了一种貌合神离的辩解,随着日子往前走,有如河床里的淤泥层层加厚,我厚着脸选择了我的生活,而你们给了我一个最高的褒奖“文人画”。我只能说,落入任何陷阱都是心甘情愿的。

我相信任何一门艺术都是有灵之物,它会报答那些懂它的人。它在夜与昼的交替之间控制了未知,并一次次浇灭体内因欲望而生的焦火。人到中年,再一次靠近自己的兴趣,我才发现写作和画画于努力的人确实有份实在的功效,天气、物、光线,都是无法复制的,尤其是入画时的那一刹那的静,风的节奏,就连性格也比平常内敛。一辈子的好时光都留在了从前,那些我认识的故人,还有他们的恩情,我怎么好一个人执意往前走呢?在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寂寞过的世界里,夜与昼之余,一种很幽深的神喜勾连,让我感到犹如见到菜籽花般的喜悦。信不信?世界上最美妙的东西就是这样,相互依存。

春天了,风吹着宣纸,飞花凌空掠过,一层景色,一番诗情画意。浪漫而不无虚荣的回忆中,与生活有关,与风霜有关,与情感有关,站在千年文化的凝结点上,需要有和宣纸一样悠远沉静的内敛,我才好去抚慰岁月。

(摘自《红花绿布头》,葛水平著,作家出版社,2023年3月)

十年前,我错过了一次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“黄永玉九十画展”,之后一直努力收集能找到的黄老的画集。当拿到这本新版的《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》时,我简直喜不自胜。版本大得像画册,足量的70幅画,说是游记插图简直委屈了,分明兼具了画册功能。

看展览的时候,画家的代表作固然动人心魄、予人启发,而那些角落里展出的素描、草稿、小品一类,也值得观众驻足。观赏这些,就像读一个人的日记,看一个人走过的路。看“大画”时受到的冲击,让人产生如临神迹的膜拜,再读“小品”,却让人看清每一处神迹其实都是人为,是一砖一瓦、一生一世盖就的罗马城,背后是凡人的恒心与深情。如此,裹挟着亲近、认同以及比对自己的自叹弗如,心底的敬意便酝酿得更深了。

收录在此书中的画迹,正唤起我这样的感动。此去欧洲圣地,黄老已经67岁了,日日背着二十多斤重的画架出门写生,反复寻找角度,画埃菲尔铁塔、巴黎圣母院,也画中世纪的胡同、塞纳河畔书摊,甚至画长达5米的《佛罗伦萨全景》,老实实在把屁股钉在椅子上,一笔一笔勾勒每一片屋顶。这还是铁杵磨针的太平岁月,有时简直画得上美术教场的刀光剑影。“在米兰大教堂面前写生,是一种考试。”“大教堂有几分微妙的整体组合,有繁复到家的透视关系;注意力稍有疏忽,用笔稍一懈怠,横线不横,直线不直,斜线不规一在透视点上,一错百错,马上如在万人观众面前落裤,无处藏身。”这哪里是功成名就的大师,分明是虔诚的美术练习生!

而在黄老自己眼里,“我有时还自觉不太像一只蜜蜂。虽然,不怕晒太阳,不怕走远路,经得起一坐七八个小时,忍得饥饿、干渴,虽然后腿窝里塞的花粉——自己食用的粗粮采得满满的;至于高质量的蜜糖,却未必一定够格。”“走在塞纳河边,背着沉重的画具,一边走一边嘲笑自己,甚至更像一只蚂蚁。”我爱这样的蚂蚁,它永远低着头,却能肩负起重于自己几倍的東西。

塞纳河和翡冷翠,可不是谁想画就能画的。在这两个地方的自然盛景之上,是一层一层文化的堆积和渲染,简直像玄武岩一样深厚。做游客,很容易犯一些正大光明的旅游照,即所谓“浮光掠影”,若借着美术家的眼,一路沿塞纳河到翡冷翠,却常能得惊喜,比如门前立着大卫像的翡冷翠老宫,从两侧有古旧楼宇的地方望过去,才觉沧桑;芬奇·里奥纳多纪念馆,如果从街口仰望,便带上几分意大利小镇的温馨从容;要是遥遥过去,芬奇镇则在远山的衬托下带给人遗世独立的况味;薄伽丘住过的房子前的街道,大片的留白,冷峻的散射光,经过美术家的提炼,让人神往铁门之后《十日谈》的热烈躁动。

谈画不是我辈事,但是欣赏这些画时引起的美的感动,却是可以分享的。我喜欢抬头看天,却从来不敢画天。黄老笔下的每一片天都是不同的:翡冷翠中世纪庭院的天,有着地中海一样的晴蓝;荒原上鲜为人知的罗马遗址,笼罩着冷暖交织那般的暮色;白天天填满游客的西西那那波广场,到了傍晚才得以安静,当所有建筑都染上余晖的暖意时,背后的天空却是极令人安静的冷灰……他日远行欧洲,我也要带着这样的眼睛,这样的心去看、去感受。

可是,为什么一个画家还要去写作?一颗丰盈的心灵究竟需要多少个出口?塞纳河和翡冷翠,可不是谁写就能写的,那是徐志摩吟唱过、朱自清描摹过的地方。黄先生的画既已媲美诗歌的韵律、散文的修辞,还有什么非要一吐不快的?徐志摩诗《翡冷翠的一夜》中缠绵的是爱而不见的思念,朱自清散文《欧游杂记》里弥漫的是对异域文明的咏叹,黄永玉这本《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》里,装的却是“杂花生树”“星汉灿烂”。

黄老不是旅人,是一笔一笔描过山川和四季的画者,是在芬奇镇买屋而居的主人。他写异域风情,从意大利的扒手中抽象出欧罗巴人的诚挚;写自己的画架挡门了,钟表匠却“眼睁睁盯住我,不让我移动分毫,故意防止我伤害他对于艺术世界的尊重和鉴赏力”;与一对80多岁的老兄弟闲谈聚餐,感受意大利人的从容生活;写哥哥的贝壳花园,同时也是写中东战争,末尾结在“墨索里尼用歌剧式的夸张手法统治了意大利,又歌剧式地被老百姓倒挂在电线杆上。除了艺术,我看意大利没有一样是真的”。这样的跳跃而严谨,也算得上是远远得法了。

从塞纳河到翡冷翠,到处流传着名人轶事。由黄老来讲,听起来却大不一样。同样讲洛东达咖啡馆和爱伦堡,黄老会说:“德军攻打列宁格勒,战事危急万分,爱伦堡半夜三更收到一个电话,对方温柔地告诉他:‘我是斯大林。《巴黎的陷落》只有上半部,为什么你不写下去呢?……’”同样写拉斐尔,黄老会写他了不起的父亲为给儿子找老东家,跑到教堂打架,借机跟老师套近乎;写乔托,却是从同样是牧童出身的《儒林外史》里的王冕写起。

藕断丝连是黄老文章的妙处,自然之处则全在他个人交游的广阔与情思的缠绵。巴黎太像画家的蜜糖,黄老想起的是自由作画、寂寞死去的常玉;葡萄在布德尔的雕塑作品下,望着远处无尽的绿草和阳光,那里却没有了蒙师郑可;写旅居画家霍刚跟一部老车相依为命,任何人只要有求于他,无论天气、不管路途,他都乐于帮忙,把车子弄坏了,也只是说“没什么,反正他已经很老了”;在圣方济各修道院,遇到曾在中国传教的老神父,因那一句“何时回去”的亲切语调而伤感,勾起肠中钱起的诗“浮天沧海远,去世舟楫轻”……带着半世纪的故事与一肚皮的情感,写出的文字当媲美波尔多阳光、勃良第的土壤酿出的葡萄酒。

论到写这本游记的缘故,要说只是炫耀一点自己的得意,也是看轻了。细读之下,这飘逸的背后是艺术之路、人生之路的较真。

我们往往忽略天赋之外的努力,然而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却写道:“没想到坐着画画那么自在……”巴黎已经快画完了,67岁的老人才想起到美术商店去买一具脚凳,不再一整天天地木立着。逢到别人问:“老头,太久了,你不累吗?”心里就坦荡地回答:“天天如此,一辈子如此,不累!”

不知道别人成了大师后,是否会提及自己的窘态?黄老在书里几乎是怀着自我愤怒的心情,原原本本写到了自己还艺会的艰难:“在翡冷翠,我几乎跑遍了大街小巷以及周围的群山,背着画箱,十分逍遥。但千万不要以为我的日子是好过的!千年来大师们的宏伟建构罗列眼前,老实实在膜拜临摹尚来不及,哪里还顾得上调皮泼辣和个人性格的表现?那真是一张又一张的惶恐,一幅又一幅的战栗……”因着一点突如其来的浪漫遐思,将达·芬奇故居后院的荒原画成了花园,“我几乎受伤似的躺倒了”,重画之后依然生在自己的气,怪不得一口把电话机砸了:“太难难了……”友人回:“艰难?67岁还觉艰难?那我恭喜你了!”此句可作人生助章了。

书里也常写做人的艰难:“喝早茶的时候,飞进来一只金丝雀。它一进来,我马上想的是‘关窗!’看到纽约的鸽子,墨尔本的海鸥,巴黎的鸽子,第一次,我都是觉得‘为什么不捉起来呢?’‘捉起来’才合乎常规。为了这只金丝雀,我心里有着隐秘的、忏悔的感觉,甚至还不只是对这只具体的小鸟,它好像一座小小的会飞翔的忏悔台。”这样的忏悔台,在这本书里,在黄老所有的书里都常常出现。

如同看画不应错过草稿一样,文章里情感的幽微之处,如如波纹之于潭水,能映出一颗心灵的坦荡以及自我洁净的崇高追求。本书之图文相映,正以此为首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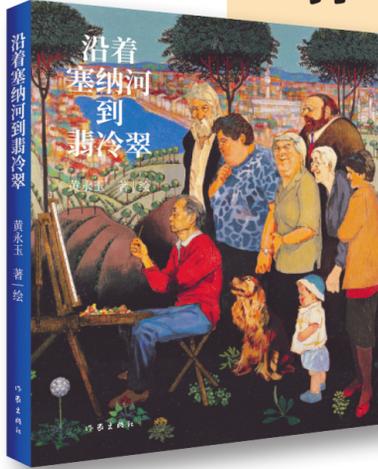
对《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》,猎奇者读此书可观景观人,从艺者读此书可知阻碍且长而难于其乐,一切人读此书可贴近一颗执着、谦逊、永远追求美善的心灵。

借用书中的两句话作为结尾,一是原版后记中黄老的女儿黑妮说:“爸爸,你别老!你慢点老吧!”有这样一位爸爸,天下的女儿谁会希望他老呢?又一处是《罗马,最初的黄昏》中的一句话:“作为罗马人的子孙,是意大利人的骄傲,作为人类的子孙,我们大家都有份的骄傲。”

那么黄老,请您慢点老,让我们也分享一点您女儿黑妮的骄傲吧。

当一个画家决定去写作

——黄永玉《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》读札 □王迪



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黄永玉 著

十年前,我错过了一次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“黄永玉九十画展”,之后一直努力收集能找到的黄老的画集。当拿到这本新版的《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》时,我简直喜不自胜。版本大得像画册,足量的70幅画,说是游记插图简直委屈了,分明兼具了画册功能。

看展览的时候,画家的代表作固然动人心魄、予人启发,而那些角落里展出的素描、草稿、小品一类,也值得观众驻足。观赏这些,就像读一个人的日记,看一个人走过的路。看“大画”时受到的冲击,让人产生如临神迹的膜拜,再读“小品”,却让人看清每一处神迹其实都是人为,是一砖一瓦、一生一世盖就的罗马城,背后是凡人的恒心与深情。如此,裹挟着亲近、认同以及比对自己的自叹弗如,心底的敬意便酝酿得更深了。

收录在此书中的画迹,正唤起我这样的感动。此去欧洲圣地,黄老已经67岁了,日日背着二十多斤重的画架出门写生,反复寻找角度,画埃菲尔铁塔、巴黎圣母院,也画中世纪的胡同、塞纳河畔书摊,甚至画长达5米的《佛罗伦萨全景》,老实实在把屁股钉在椅子上,一笔一笔勾勒每一片屋顶。这还是铁杵磨针的太平岁月,有时简直画得上美术教场的刀光剑影。“在米兰大教堂面前写生,是一种考试。”“大教堂有几分微妙的整体组合,有繁复到家的透视关系;注意力稍有疏忽,用笔稍一懈怠,横线不横,直线不直,斜线不规一在透视点上,一错百错,马上如在万人观众面前落裤,无处藏身。”这哪里是功成名就的大师,分明是虔诚的美术练习生!

而在黄老自己眼里,“我有时还自觉不太像一只蜜蜂。虽然,不怕晒太阳,不怕走远路,经得起一坐七八个小时,忍得饥饿、干渴,虽然后腿窝里塞的花粉——自己食用的粗粮采得满满的;至于高质量的蜜糖,却未必一定够格。”“走在塞纳河边,背着沉重的画具,一边走一边嘲笑自己,甚至更像一只蚂蚁。”我爱这样的蚂蚁,它永远低着头,却能肩负起重于自己几倍的東西。

塞纳河和翡冷翠,可不是谁想画就能画的。在这两个地方的自然盛景之上,是一层一层文化的堆积和渲染,简直像玄武岩一样深厚。做游客,很容易犯一些正大光明的旅游照,即所谓“浮光掠影”,若借着美术家的眼,一路沿塞纳河到翡冷翠,却常能得惊喜,比如门前立着大卫像的翡冷翠老宫,从两侧有古旧楼宇的地方望过去,才觉沧桑;芬奇·里奥纳多纪念馆,如果从街口仰望,便带上几分意大利小镇的温馨从容;要是遥遥过去,芬奇镇则在远山的衬托下带给人遗世独立的况味;薄伽丘住过的房子前的街道,大片的留白,冷峻的散射光,经过美术家的提炼,让人神往铁门之后《十日谈》的热烈躁动。

谈画不是我辈事,但是欣赏这些画时引起的美的感动,却是可以分享的。我喜欢抬头看天,却从来不敢画天。黄老笔下的每一片天都是不同的:翡冷翠中世纪庭院的天,有着地中海一样的晴蓝;荒原上鲜为人知的罗马遗址,笼罩着冷暖交织那般的暮色;白天天填满游客的西西那那波广场,到了傍晚才得以安静,当所有建筑都染上余晖的暖意时,背后的天空却是极令人安静的冷灰……他日远行欧洲,我也要带着这样的眼睛,这样的心去看、去感受。

可是,为什么一个画家还要去写作?一颗丰盈的心灵究竟需要多少个出口?塞纳河和翡冷翠,可不是谁写就能写的,那是徐志摩吟唱过、朱自清描摹过的地方。黄先生的画既已媲美诗歌的韵律、散文的修辞,还有什么非要一吐不快的?徐志摩诗《翡冷翠的一夜》中缠绵的是爱而不见的思念,朱自清散文《欧游杂记》里弥漫的是对异域文明的咏叹,黄永玉这本《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》里,装的却是“杂花生树”“星汉灿烂”。

黄老不是旅人,是一笔一笔描过山川和四季的画者,是在芬奇镇买屋而居的主人。他写异域风情,从意大利的扒手中抽象出欧罗巴人的诚挚;写自己的画架挡门了,钟表匠却“眼睁睁盯住我,不让我移动分毫,故意防止我伤害他对于艺术世界的尊重和鉴赏力”;与一对80多岁的老兄弟闲谈聚餐,感受意大利人的从容生活;写哥哥的贝壳花园,同时也是写中东战争,末尾结在“墨索里尼用歌剧式的夸张手法统治了意大利,又歌剧式地被老百姓倒挂在电线杆上。除了艺术,我看意大利没有一样是真的”。这样的跳跃而严谨,也算得上是远远得法了。

从塞纳河到翡冷翠,到处流传着名人轶事。由黄老来讲,听起来却大不一样。同样讲洛东达咖啡馆和爱伦堡,黄老会说:“德军攻打列宁格勒,战事危急万分,爱伦堡半夜三更收到一个电话,对方温柔地告诉他:‘我是斯大林。《巴黎的陷落》只有上半部,为什么你不写下去呢?……’”同样写拉斐尔,黄老会写他了不起的父亲为给儿子找老东家,跑到教堂打架,借机跟老师套近乎;写乔托,却是从同样是牧童出身的《儒林外史》里的王冕写起。

藕断丝连是黄老文章的妙处,自然之处则全在他个人交游的广阔与情思的缠绵。巴黎太像画家的蜜糖,黄老想起的是自由作画、寂寞死去的常玉;葡萄在布德尔的雕塑作品下,望着远处无尽的绿草和阳光,那里却没有了蒙师郑可;写旅居画家霍刚跟一部老车相依为命,任何人只要有求于他,无论天气、不管路途,他都乐于帮忙,把车子弄坏了,也只是说“没什么,反正他已经很老了”;在圣方济各修道院,遇到曾在中国传教的老神父,因那一句“何时回去”的亲切语调而伤感,勾起肠中钱起的诗“浮天沧海远,去世舟楫轻”……带着半世纪的故事与一肚皮的情感,写出的文字当媲美波尔多阳光、勃良第的土壤酿出的葡萄酒。

论到写这本游记的缘故,要说只是炫耀一点自己的得意,也是看轻了。细读之下,这飘逸的背后是艺术之路、人生之路的较真。

我们往往忽略天赋之外的努力,然而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却写道:“没想到坐着画画那么自在……”巴黎已经快画完了,67岁的老人才想起到美术商店去买一具脚凳,不再一整天天地木立着。逢到别人问:“老头,太久了,你不累吗?”心里就坦荡地回答:“天天如此,一辈子如此,不累!”

不知道别人成了大师后,是否会提及自己的窘态?黄老在书里几乎是怀着自我愤怒的心情,原原本本写到了自己还艺会的艰难:“在翡冷翠,我几乎跑遍了大街小巷以及周围的群山,背着画箱,十分逍遥。但千万不要以为我的日子是好过的!千年来大师们的宏伟建构罗列眼前,老实实在膜拜临摹尚来不及,哪里还顾得上调皮泼辣和个人性格的表现?那真是一张又一张的惶恐,一幅又一幅的战栗……”因着一点突如其来的浪漫遐思,将达·芬奇故居后院的荒原画成了花园,“我几乎受伤似的躺倒了”,重画之后依然生在自己的气,怪不得一口把电话机砸了:“太难难了……”友人回:“艰难?67岁还觉艰难?那我恭喜你了!”此句可作人生助章了。

书里也常写做人的艰难:“喝早茶的时候,飞进来一只金丝雀。它一进来,我马上想的是‘关窗!’看到纽约的鸽子,墨尔本的海鸥,巴黎的鸽子,第一次,我都是觉得‘为什么不捉起来呢?’‘捉起来’才合乎常规。为了这只金丝雀,我心里有着隐秘的、忏悔的感觉,甚至还不只是对这只具体的小鸟,它好像一座小小的会飞翔的忏悔台。”这样的忏悔台,在这本书里,在黄老所有的书里都常常出现。

如同看画不应错过草稿一样,文章里情感的幽微之处,如如波纹之于潭水,能映出一颗心灵的坦荡以及自我洁净的崇高追求。本书之图文相映,正以此为首趣。

对《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》,猎奇者读此书可观景观人,从艺者读此书可知阻碍且长而难于其乐,一切人读此书可贴近一颗执着、谦逊、永远追求美善的心灵。

借用书中的两句话作为结尾,一是原版后记中黄老的女儿黑妮说:“爸爸,你别老!你慢点老吧!”有这样一位爸爸,天下的女儿谁会希望他老呢?又一处是《罗马,最初的黄昏》中的一句话:“作为罗马人的子孙,是意大利人的骄傲,作为人类的子孙,我们大家都有份的骄傲。”

那么黄老,请您慢点老,让我们也分享一点您女儿黑妮的骄傲吧。